

目录

—

当那个神秘的电话响起，迟到的审判即将不可阻挡地到来，章一回决定用生命的代价向苏点点讲出他心底的第一个秘密，洗刷自己对她犯下的罪恶，踏上了灵魂的自我救赎之旅……

- 祖先的秘密 /4
被枪杀的章铁才 /9
斯美 /17
暴雨之夜 /24
地下 /30
鹦鹉洲 /34
笊刑 /40
自由或百戏之王 /46
敢死队 /51
埋伏 /57
道场 /63
月蚀 /67

二

曾经痴情于他的女人没有等到与他同走在雨伞下的那天，绝尘而去，重回雨镇的章一回已经没有向她倾诉的机会，只有伴着渺茫的记忆对着河水和那已经逝去的生命开始他的第二次救赎……

女书 /79
木匠章顺 /84
来历不明的麻姑 /90
心杀 /95
阿贵 /100
开锁的章天意 /106
难与人言的故事 /112
杀妻 /118
彩云归 /123

三

变回到青年模样的章一回在夜间怎么也接近不了紫舒居住的铁塔，白天又被哨兵挡在了门外，终于没能面见已经变性的曾经的女人，不得已孤身一人在宾馆房间关起门来写下他要说的另一个故事……

在路上的章春 /134
战俘章义 /137
田香 /142
一个叫章春的小孩 /148
又见老湾 /154
认贼作父 /160
刻在额头上的图案 /166
关于请求死亡的报告 /172
弑父 /178
旷野 /185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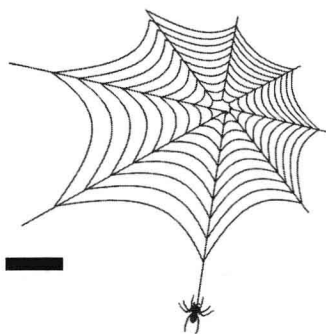
自知罪孽深重的章一回想通过对自己的正式审判来赎罪，可警察连审判他的兴趣都没有，这让他感到莫名的痛苦，最后回到叶子身边，如小孩般缩在叶子的怀里开始了他梦呓般的追忆……

疼痛的红湾 /192
上面派来的人 /198
寻找舅舅的亦素 /203
最高法庭 /208
老湾的刽子手们 /214
树皮书 /219
伊利特战争的老湾版 /224
常贵爹的救赎 /228
断桥 /233

五

当他把生命祭献给老湾村口那棵老樟树，重回自然的子宫，他已经没有机会说出他来历的秘密了，只能乖乖地听樟树叙说他离开老湾以后的故事……

惊天：章得的秘密 /242
血脉 /248
蒲月之死 /254
到红湾去 /260
狼来了 /266
守墓人 /272
大炮 /278
尾声 /284



电话里那人声音低沉，却充满一股阴杀之气：章一回，你认识亦素吗？

那一刻，章一回仿佛被雷击了一下，他知道索命的人终于出现了。

随即，传来阴阴的令人寒到骨头里的笑声：不要问我是谁，我知道是你奸杀了亦素，在老湾村那樟树里干的。现在你有什么需要了结的就去了结吧，趁早！老子已经等你几十年了，再给你六天时间。

后来电话就断了，他想看清对方的号码，但手机屏幕上没有显示。

章一回的手不停地抖动着，此时的手机俨然一枚定时炸弹，将在六天后的某个时刻引爆。

接到那个电话时，他刚刚卖了回脸从台上下来，这些年他依靠那张独特的脸营生。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那张脸也能不断变出钱来。每次他一出台，节目主持人就这样叫道，看哪，看这张脸，这是一张生下来就是这种模样的脸，一张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脸，长得与他村里的一块岩石一模一样，观众们如有兴趣可以到章一回先生的故乡老湾去看一看，瞧一瞧。

每次听到这激动人心的话，章一回就感到兴奋，为自己有这张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脸自豪，为他的故乡老湾骄傲。

可是这张脸现在要被人剥下来了，他不知道那人是谁，电话里的声音他听不出那人的年龄。

他知道，该是说出那些秘密的时候了，也该是拯救那几个女人的时候了。那几个女人现在在哪里呢？他那张脸曾经让她们那么着迷。说来谁也不会相

点一个人听了。

苏点点哈哈笑了起来，喷出一嘴的烟，笑得牙齿都差点飞出来，一边笑一边说是吗是吗，该不是那个没有被国王杀掉说了一千零一夜的东西吧。但章一回还是蛮认真地对苏点点说，这是个不能说的秘密，我把自己生命中的十年赠予你，算是对你的回报，你知道，除了这张脸，我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个故事。

苏点点故作惊愕地看着他。

苏点点说那你说给我听听。

章一回的那张脸就像老湾那个万卷书岩似的翻动着，他从来没有过的悲伤，他知道说完这个故事他的生命就被勾走了十年，他没有把自己的悲伤处境告诉苏点点。

下面是章一回向第一个女人说的第一个故事……

祖先的秘密

祖先的秘密是章玉官叫章一回剥额头皮时告诉他的，那时章玉官惊恐万状，他光光的额头里面竟然刻下一幅若隐若现的韶山图形。章玉官一边求他用一把剥猪草的刀剥掉额头上的那层皮，一边给章一回说出了那个秘密。

……先前，老湾出过的几位读书人在豆灯下一边挑着滋滋作响的灯芯，一边翻看发了黄的毛边书，他们的眼睛瞪得直直的，身上的血液奔涌喷张，若干年前他们竟是姬发的后代！是谁把他们带到这个地方来了呢？血液奔腾喷张过后，那几位读书人就浩然叹息几千年过去了，王气已尽，王脉已断。

他们眼中的老湾，横在丘陵地带，茅屋低垂，村前的河流寂静无声。村里的人大多长着满嘴黄牙，浮着愚昧而憨厚的笑容，脖子细细的，脑袋尖尖的，许多人到了三十几岁就秃顶了。难以想象这样一个偏远闭塞的地方和这些脖长脑细的人群会跟王室有什么瓜葛。

与紫禁城接上王气的是一个叫章巴掌的小矮人。

章巴掌长到四岁的时候，就再也不往高处长了，半米高的个头像个小木偶在村里晃来荡去，朝村里所有的人扮鬼脸。他浑身充满灵气，村里能够找得到的乐器，他几乎一一无师自通。随意的一个动作和模样就会乐得人前俯后仰。他被一个突发奇想的官衙连带本地进贡的土特产进献朝廷。威仪万分、肃静森严的宫廷里突然跳出个小矮人儿，把皇帝给逗乐了。

章巴掌小小的身子置身于浩荡的皇气之中，自己仿佛也变得高大起来，甚至有两次皇上短暂的出行也把他带上了。

当皇上厌倦章巴掌的时候，他已经积蓄了数量可观的财宝。他用这些财宝娶了一位绝色女子。不久他有了个儿子，他把儿子取名叫章小掌。小掌想起父亲曾经有过的辉煌，就恨不得匍地变成一只蚂蚁。要是人变成只有蚂蚁那么大那该有多好玩呢？可章小掌没父亲那么走运，他不停地往上长，长到一米九几的个头时终于彻底绝望，对于父亲的绝学不再认真揣摩。章小掌用另外一个途径来发扬父辈的荣耀，他走遍山山水水遍访矮人，传授绝艺。他还用父亲的遗

个木匠一个铁匠，见识广，接受新事物也快，他们彼此看着对方奇怪的装扮，觉得很滑稽，相互咧嘴笑笑。那笑无疑是相互传递了一下勇气，一股英雄气概就从心底咕噜咕噜冒出来，章天和章水感到血液在燃烧，就一前一后进了樟树林，章水拖把大斧，章天提把大锯。当砍伐声传到村里时，整个老湾松了口气，十几个细伢子箭一般射进樟树林。

章水和章天不一会就砍倒了一棵树。他们都光了膀子，露出一股股结实的肌肉，额上沁出一层汗来。后来，两人找过来几根绳索，树砍到一半时，他们就将绳索套在树上，拼命去拉，樟树发出嚓嚓的响声，细伢子全部加入进去，帮着章水和章天拉绳。他们放开嗓门叫着，一二三四五，樟树倒得苦，六七八九十，樟树扑倒地。

章天和章水这样子花了四五天时间把一片樟树林砍光了，剩下那棵葬有章巴掌和章可贴的樟树时，章水和章天两人心虚了，老湾的人也心虚了，没有谁再去砍那棵樟树，一齐向上面恳求，这棵树陪伴老湾几百年了，留它做个纪念吧。

上面同意了 this 恳求，把那棵最大的樟树留在了那里。

河岸边的山林突然被剃光了头，让人觉得整个改变了模样。树林里的鸟最初两天全落在那棵独存的古樟上，发出断心断肠的急促啼叫，后来就一下飞走了。接下来下了几天猛雨，雨停之后，有人看见那棵孤零零的古樟上，流出几条黑红色樟液，一直浸到地里去了。剩下最后几只鸟也一只一只地飞去，消失在旷野的尽头。

半年以后，章水被一声响雷劈死在那棵古樟树边。其时正下着雨，雷声如鬼叫。章水在山石上摆弄自家麦地，跑到樟树边躲雨，一声似要天裂的炸响，章水被击成了一团黑炭。

章天是在1960年饿死的。

章水和章天的死都与树神无关，章水死于不懂科学，如果他不到树下去躲雨，是不会被雷炸死的，兴许他现在还活着。而与章天一同饿死的，老湾还有十几个。可章天个子矮小食量不大，比他饭量大几倍的章一回却安然无事度过了那个饥荒年代，叫老湾的人百思不得其解。

老湾的樟树被砍掉十年之后，老湾死了个大人人物。后来人们说当天龟缩在县城一所中学教书的章抱槐大惊失色，连夜回过老湾一趟，坐在那棵古樟下流了一夜像古樟流出来的黑红色眼泪。这件事只有章一回看见过，那时他正在那棵古樟的空心里面奸杀亦素。

章大长得实在太俊美了。由于有了远方女性的血脉，章大长得几乎与老湾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他一张圆圆的脸红扑扑的，一对黑瞳贼亮贼亮，唇红齿白，天赋极高。章铁才带章大回老湾时，章大已经能对对子了，而且他的记忆力也使章铁才惊讶无比，教会他的东西章大不但能顺着背，还能倒着背，总听人说倒背如流，章铁才在儿子章大那里领会了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章小倒长得与他一个模子出来似的，没什么奇特之处，又矮又墩，只是小小年纪，眼中常露出一股令人心寒的杀气。按老湾人历来的命运安排，章大是块学戏的好料，章小将来怕又是个排牯佬。

两兄弟第一次去了红湾，没让章铁才发觉，他们就总克制不了想再去红湾的欲望。章大和章小怎么也弄不懂红湾的河水为什么就是红的，那个巨大的神秘把两兄弟折腾得好痛苦，又不敢去问父亲和村里人。章小是很崇拜章大的，他不相信那么聪明的章大会不晓得答案。章大说我真不晓得，要不我们去问问红湾的人。章小咧着两个大虎牙笑了，他怎么没想到可以去问红湾的人呢，而且他们这么久了还从来没见过一个红湾的人。红湾的人似乎躲在那又高又深的瓦屋里永远也不出来，他们看不见一个走动的红湾人。

第二次他们走到青石拱桥上的时候就被父亲逮着了。父亲不晓得是从哪里突然钻出来的，他一手捏着章大的耳朵，一手捏着章小的耳朵把他们拖回老湾。章大和章小从来没见过父亲那副样子，脸色铁青铁青的。父亲把他们关进房间，只说了一句话，那地方你们去不得的，晓得了不？章大和章小两人都不说话，他们确实不晓得为什么那地方去不得。父亲又对章大说，你应该晓得，那地方去不得！

章大和章小就再不敢去红湾了。红湾像个遥不可及的古怪村落。章大和章小常常坐在河边的那棵老樟树底下，张望着对岸的红湾，他们只看见一排压得低低的青砖瓦屋，透出无边的神秘，那红得像绸缎似的河水流向远方。

父亲除了种那几亩薄田外，就在家里教章大和章小读书。章小读书的时候常瞪着一双大眼好像要把那书本吃进去，他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章大一下就弄懂的东西自己怎么也弄不懂，他宁愿上山去砍柴也不愿躲在家里读那些叫他头疼的东西。他想书应该叫章大去读的，一屋的人都躲在屋里读书是件好笑的事情，想着想着他就禁不住咧着两个大虎牙笑了，那时父亲就瞪章小一眼。有时父亲也放他出去，独独留下章大在屋里进行秘传。章小就一个人跑到河岸边的樟树林去，坐在那里看着红湾发呆，他常常冒出一个古怪念头，他想有一天一定要点把火把那些瓦屋全烧了，把那些瓦屋烧得干干净净的，他就可以去红湾看个究竟了。

父亲还常常一个人去县城，有时去好几天也不回来，看住章大和章小的责任就交给了他们的母亲。母亲是个北方女人，长得高高大大，说着让老湾人听

刘氏腰上、胯下杀去，吓得章大大气不敢出，偷偷看看章小，章小却没事儿一样。正在那时，慌不择路的刘氏披散着头发朝台下奔逃，竟然奔到了章大和章小这边来了，正在装着逃命的活鬼章玉官听见有人叫他，猛地转过那张披头散发的脸子，看见了两个小叫花子模样的章大和章小可怜巴巴地站在观众里正乞求地望着他。

若干年后，已经做了军区司令员的章小回到老湾，特地找到章玉官，回忆起当年跟哥哥章大去寻找章玉官的经历禁不住感慨万千。那时章玉官五十好几了，因为扮演刘氏，被那个解鬼不小心杀瘸了一条腿，走路一瘸一瘸的，已经不能再登台表演了，就在县剧团做起了美工，专为上台的演员设置和描绘脸谱。

章玉官听罢章大和章小说的来缘，二话没说，毁了戏约，承诺事情办完后加演三场大戏作为毁约的赔偿金。那村里的人也是纯朴，听说要去救人命，就催章玉官快走。

章玉官打发章大和章小回了老湾，一人去了县城。

回到老湾的章大和章小与母亲天天盼着章玉官的消息。开始传回来的消息是令人振奋的，章玉官说通过关系看见章铁才了，还给他送去不少吃的，章铁才在狱里一切都好，兴许衙门里把事情弄清就放章铁才回来了。隔了几天章玉官又托人传回话来，他已经打通了警察局局长，局长说只要没有章铁才通匪的铁证就没有事，一家人脸上就露出了好些天没有过的笑容，老湾的人也庆幸章铁才没得事，新学堂又可以再开办了。就在大家都等着章铁才回来时，章玉官又传回话来，这回的消息令整个老湾惊诧不已，那回话的人告诉他们，不得了啦，是红湾的陈秉德花了两百块大洋买通了大匪头儿杨彪，杨彪伪造了章铁才与他私通的几份铁证，伪证已经递给警察局，而陈秉德也去了县城，据说用马驮了两大筐的光洋非要买下章铁才的那颗人头不可，章玉官正在四处筹钱打通关节。章大和章小一时呆了，守着母亲整宿整宿地为父亲性命担忧。老湾人这才恍然大悟，有些怀疑章铁才的人羞愧难当，纷纷到章大家里安抚他们母子三人。说章玉官会有办法的，章玉官是县里的名角，道上认得不少的角色。

章玉官确实跟一般的戏子不同，是个讲情讲义的人，这一年他还不到二十岁，无挂无牵，把所有的家财散了去救章铁才。

母亲思虑再三，觉得不能坐在老湾等死，决定去县城，她没有带章大，她带着章小去给她做伴，打着个包袱，天刚发亮时，坐着村里的一条桐壳船到县城去了。

三天以后，章铁才婆娘和章小回来了。

章大没看见父亲和他的母亲一同回来，却看见母亲带回来父亲那件熟悉的上衣，衣上全被鲜血染红了。

哪一天我一定要宰了那狗日的杨彪！章大不敢吭声，但他真真切切看清了那个长头发的杨彪。杨彪长得一表人才，牛高马大，气宇轩昂的样子。章小咬着牙说，一定要宰了那狗日的！章大哆哆嗦嗦问章小，怎么宰呢，章小？怎样才能宰了他呢？两兄弟小声而兴奋地讨论了半天，最后章大同意章小的宰杀办法，就是用那个解鬼的铁叉朝杨彪头上、腰上、胯裆里连发三叉。

章小不知从哪里找了把生了锈的铁叉，开始练起来。那个生锈的铁叉被章小用化学药水浸泡过后，就跟新的一样，章小常常一个人躲在樟树林去练铁叉功。等到他把所有的樟树都杀得伤痕累累的时候，章小手臂的力气已经大得惊人了。

可是这时，老湾的人突然听到另一个传谣，说是陈秉德要想办法除章铁才的根，陈秉德看中的是怯懦的章大，他要弄死章大，因为章大书读得太好了，章大总有一天会替章铁才报仇的。

章大听到这么一说，吓得不得了，整天躲在父亲为母亲挖的那个地窖里，不肯出来。

躲在地窖里的章大把父亲留下的书全搬了进去，他很快就适应了地窖里的生活，他觉得那个地窖实在是太好了。他除了看书外，就躺在地窖里发愣，章大在地窖里过着暗无天日生活的时候，章小继续练着他的铁叉功，他的身子骨越来越结实了，铁叉也练得越来越精准。有一天他跑进地窖里去看章大，看见章大躺在地窖里哭泣，就对章大说，章玉官回来了，章玉官要带你到县城去念书。章大哭着对章小说，他看见陈秉德从红湾过来，拖着他朝河里溺水，他已经死过一回，现在要去过油滑山，解鬼也拿着把铁叉朝他追过来，油滑山怎么也上不去。章小摸了摸哥哥的额头，烧得烫手，忙叫来母亲和章玉官，他们下来七手八脚想把他抬出地窖，章大怎么也不愿意，大喊大叫，不晓得哪来的那么大力气。他们折腾了老半天，才把章大抬出地窖。章大那样子真有点骇人，头发老长，脸色惨白，一点人气也没有。章玉官一见章大那样子，就流出了眼泪，对章大母亲说，已经跟县城的一所学校联系好了，让章大离开老湾到县城去读书，学费早跟村里人做了商量，章玉官出大头，不够的份子由老湾人凑，老湾的希望就在章大身上了。

章大去县城读书的事被老湾人瞒得严严实实的，他们都希望这个神童能够替老湾争气，把书读出来然后去做大官。

可章大死活不愿意离开老湾，也不愿意离开那个地窖，他像一只老鼠似的趁人没看稳就溜进了地窖中去。母亲想尽了法子也没能阻止章大老往地窖钻，她很后悔当初答应让章大去地窖里躲避那也许根本就不存在的追杀。因为听说陈秉德经不住杨彪的纠缠，躲到汉口他那个木排行里去了。

等他们再次把章大从地窖里抬出来时，早已在外面准备好的十几个村里人

过气来的罪恶感，却早已不见了斯美的身影，他怀疑是自己看错了，因为在教堂里他从来没有见到过斯美的影子。

章大憋得难受，他上了一趟厕所，他蹲在厕所里拿出神父给他的那枚十字架来把玩，一不小心那枚十字架竟掉到了茅坑里，章大吓坏了，想到一定会遭到上帝的惩罚，他就不顾一切地伸出手在那秽臭扑鼻的茅坑里去打捞那枚十字架，他弄得满身恶臭，却怎么也找不到那枚十字架了。

此后，章大再也没有去过教堂。

尽管每天都能看见斯美，可章大却怎么也得不到单独与斯美在一起的机会。斯美是坐在他前头的，章大常常看见斯美一头乌黑的头发，乌黑头发的下面是嫩白细腻的皮肤。那皮肤令章大生出许多奇异的想法。他幻想着斯美没有穿上衣的样子，幻想着她那肩胛的样子，他心中的春潮涌过来涌过去，思绪全被斯美的肩胛打乱了。好在上的是国文课。国文课的老师十分欣赏章大的才华，他写的大部分作文都被那个国文老师拿出来当作范文读了。这一回章大写的是一篇叫《县城的春天》的文章，他没有实实在在去描写县城，却把县城拟人化了，他把县城爬满牵牛花的城墙当作了斯美的肩胛来写，把县城的河水当作了斯美的眼睛来写，把县城的两座小山当作了斯美的乳房来写。他从文章中抒发了一个十五岁少年的情思，真正是文采飞扬，婉约而细腻。国文老师把他那篇文章读得声情并茂，一唱三叹，文章的结尾是充满了豪情的，他说他愿把整个的灵魂托付给这县城美丽的春天，把整个的冥想托付给一潭黑眸似的河水，顺水而去，漂流远方。没有谁知道他写的是对斯美的单相思，章大想让斯美知道，他仔细看着斯美。在国文老师朗读文章的时候，斯美回过来那双带点忧郁气质的眼神，他看见斯美的脸红了，后来他看到斯美的脖子也红了。

章大突然看见脚下飘过来一个纸团，他的心颤抖了一下，忙用脚去把那纸团勾了过来，他把纸团紧紧握在手里。下了课后才找到一个没人的地方慌忙拆开来，就看见斯美那熟悉的字体，上面只有一行字：文章美得令人心醉。章大一遍又一遍地读着斯美的那一句话，那一句话弄得他神魂颠倒，禁不住满眼涌出了滚烫的泪水。

可是接连下来几天，斯美又没有任何动静了，章大完全被她迷住了，他觉得整个县城真的就如他写的那样的美好，尽管罪恶感的阴影时不时在他心中晃过，但是他觉得县城的阳光比老湾的要明亮许多。

终于，在河滩边，章大有了与斯美单独相处的机会。

他已经有两天没见斯美上学了，他想去问老师和身边的同学，却怎么也开不了口，章大于是又去了河滩边父亲被枪杀的那地方。那是一个黄昏，章大走到那一片银白色的河滩边，那个他去了无数次的地方。突然前面不远的一个景象吸引了章大的目光，只见一片银白色河滩边飘满了色彩斑斓的绸缎，被河水

学生后面猛追，可就是追不上。他看见章小突然弯了下腰身，随即空中飞过一块砖头，那块砖头像子弹一样击中了那大块头的后脑勺，鲜血就冒了出来。那学生大叫一声，倒在地上，抱着头痛苦地呼叫，落在地上的标语被头上的鲜血浸红了。章小跑上去收起那张标语一边对抱头呼叫的大块头道，老子就不信这个理！

叫章小差点送命的是他协助陈营长枪毙了一个广东东莞的大土豪。

那是章大第一次看见一个活生生的人瞬间被击毙在台上。那个大土豪中了两枪，头上一枪肚子上一枪。肚上的一枪是章小补上去的。大土豪的肚子圆圆的像个大气球，章大当时站在成千上万的队伍和军人中，看见群情激奋的人们押着那个大土豪，大土豪又矮又胖，头上戴着尖尖的高礼帽，礼帽下是一双吊金鱼似的鼓眼睛，那双鼓眼睛被押上台去时差点要掉下来了。然后章大就听见在人们山呼海啸般的声浪中那双鼓泡眼朝上翻了一下，后脑勺上就冒出一个大窟窿，一股暗红的血咕隆隆流了出来，身子像个大土鳖似的仰面倒在了地上。然后又是一声闷响，他看见弟弟章小端着步枪朝那个圆鼓鼓的肚皮上补了一枪，肚子立时裂开了一道口子，里面乱七八糟的东西顺着黑水似的鲜血不断地流出来，章大站在那里，脸吓得惨白，惊讶地看着弟弟章小。

章大想象了多少回的父亲被枪杀的场面在他眼前活生生地复原了，他惊惑得什么似的，双手捂着嘴巴，被疯狂的人群裹挟着，整个世界在他眼前变成了一摊鲜血。

没想到被枪杀掉的那个土豪是蒋介石的一个远房亲戚。陈营长和开枪的章小当晚同时被抓，送进了大牢。

是章大的一篇文章救了陈营长和弟弟。

那篇文章落到了邓演达和宋庆龄的手中。那时，邓演达陪同宋庆龄回广州，军乐队和一帮女学生到火车站去迎接邓演达和宋庆龄，章大的文章由一个献花的女学生插在花束里送给了邓演达。那真是一篇纵横捭阖，力敌万军的锦绣文章啊！章大把为什么枪杀那个土豪写得入情入理，一泻千里，为了救下弟弟，他使出了平生所学，所有的才气全都灌注到了那篇雄文之中……

现在在死人堆里呼唤章小的章大忍不住喃喃自语地吟诵起自己的那篇文章来，他没想到用自己的一篇文章救下章小和陈营长不到半年，弟弟章小再次生死未卜。

暴雨还在下着，章大闻到了一股浓重的血腥味。这噩梦般的几个月，他先是不由自主地被裹挟在山呼海啸般的民众呐喊声中，后来随着这帮不怕死的军人一路作战冲打过去，终于在这个叫做茶陵的地方遇上了这个暴雨中的黑夜。他们在茶陵驻守了四十余天，把整个县城闹了个底朝天。章小做了陈营长的贴身警卫，而他成了陈营长手下的书记官。这些天，在洣水河边的沙洲上，他又

里，然后从衣上撕下一块布来紧紧地扎住了，然后他在河岸边等到了木排。

一个排牯佬帮章小去找到了斯美。斯美急急地赶到河滩边的木排旁，惊讶地看着那个已经长出胡须来的章小，扶着他走上了鸚鵡洲。她已经快三年没见到章小了，她知道章小去了广州的黄埔军校，分别的那次情景还历历在目，想不到三年以后章小历尽千辛万苦来投奔她。

斯美不好把章小带回家去，这时的斯美已经在银行里觅到了一个小职员的位置，她架着章小在鸚鵡洲上徘徊了好一阵也没想好该把章小安顿到什么地方。

章小说，我其实只想过来看看你，我一直想过来看看你，我不一定在这里停留的。章小说这话的时候已经走不动了，坐了下来，斯美轻轻地掀开章小的裤腿，她倒抽了一口凉气，那个小腿肚肿得像水桶似的，伤口已经化脓了，一股恶臭朝她扑来。

斯美说，你这么重的伤，你得在这里歇着，不管怎样，得把伤治好了再走。斯美想了半天，突然想起了一个地方，她告诉章小那地方的时候，章小摇摇头，他怕连累了斯美。章小说我不能去那地方，我想好了，河滩边有好多排牯佬搭过的窝棚，我就在那里歇两天，我本来就是排牯佬，我就说这腿伤是放木排划伤的，排牯佬都是很好的一帮人。

章小就住在了河滩边的窝棚里。

斯美所能做的是找了些药棉和草药去河滩边的窝棚里替章小换洗伤口。有一天黄昏，斯美照例带着从医院弄来的药棉去给章小清创，远远地斯美看见章小坐在窝棚外，俯着头正在那条伤腿上鼓捣着。等到斯美走近时，她惊得倒抽一口凉气，章小不知从哪里弄来一片尖利的瓦片，正在一点点地剜腿上的烂肉，那些刮下的烂肉撒了一地。斯美禁不住叫了一声，扑上去就把章小的那条伤腿抱进了怀里。章小笑着说，这些坏死的烂肉没得用了，你不刮掉它，它会影响旁边的好肉呢。

斯美含着泪道，你就不晓得痛吗？你就不晓得痛吗？

斯美给他带了把锋利的剪刀来，章小让斯美用那把剪刀继续把没有刮光的烂肉剪干净。斯美颤抖着不敢下手，章小说还是我自己来，伸过手去拿斯美手中的剪刀，被斯美倔强地拦住了。斯美轻轻地用蘸满药水的棉签替章小的烂脚涂抹了一遍，一边嘬着嘴替章小吹着，一边小心翼翼地用剪刀把腿上的几片烂肉剪了下来。

斯美在替章小剪烂肉的时候，章小觉得很幸福。斯美靠他很近，头上的发丝时不时拂过他的手臂，章小闻到了一股令人激动的香味。

刮掉烂肉以后的那条伤腿没两天就好了，就在章小能够站起来走路的时候，章大失魂落魄地伸出他那又长又白的手指轻轻地敲响了斯美的家门，章大

那两根竹筷在白脸长官的手中飞快地朝那人的鼻孔伸出来捅进去，那人的脸一下变成了紫色，痛苦得眼珠子都冒了出来，望着章抱槐。章抱槐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仿佛有无数根针头戳过章抱槐的心瓣尖。他全身痉挛了一下，看见两条殷红的血水从那人的鼻孔里流了出来。白脸长官一边行着筷刑一边朝章抱槐讲解，你知道的，人身上最嫩的肉就在鼻孔进去五厘米的地方，那里敏感得容不下任何细末的东西，你想象一下这两根又长又尖的筷子在那地方鼓捣会是个什么滋味呢？

白脸长官朝两个粗汉使了个眼色，一个粗汉把那人嘴里的臭抹布掏了出来。

那人歇斯底里叫了一声。

白脸长官道，味道怎么样？

噗地一声，那人将鼻口里的一口浓血重重地吐在那张白脸上，一言不发地看着白脸长官。白脸长官掏出手巾狠狠地把脸上的浓血擦了下，然后把带着血痕的手巾扔在地上。这时早有一个粗汉取来了一个玻璃瓶，玻璃瓶里盛满了又长又粗的蚂蟥，两个壮汉重又把臭抹布塞进那人的嘴里。

只见白脸长官用一把镊子夹出一条蚂蟥放在那人流着血的鼻孔边，蚂蟥闻到了血腥，沿着血迹慢慢地从鼻孔里爬了进去。白脸长官发了疯似的把一条条蚂蟥塞进那人的鼻孔。章抱槐整个身上仿佛也伏满了吸血的蚂蟥，他用手挡住了眼睛，不敢再看，两条小腿像抽了筋似的瘫软下去，背脊上冒出一层冷汗。那人也像一条巨大的蚂蟥扭动着，脸上变成了紫青色。章抱槐被看见的奇特刑法所震撼，似乎感受到鼻孔深处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喘不过气来。朦胧中他看见白脸长官转头朝他笑着，一边说，这些蚂蟥将沿着他的鼻孔钻进喉咙，爬进五脏六腑，当然，有些蚂蟥最后会从他的耳朵和两眼中爬出来。

还没有行刑的章抱槐早已吓得半死，他被扔进了那间黑屋里。

两天以后，章抱槐听见一阵惊恐万状的叫声，他爬到那个高高的窗户边透一丝微弱的光线朝外看去，只见那人在院内的一个空坪里打着滚，无数条蚂蟥从那人的眼中和耳朵里，还有嘴巴中爬出来。章抱槐咚的一声重重地摔在地上，喘着粗气。

那恐惧的叫喊声像一把把割肉的刀子切割着章抱槐，直到声音慢慢微弱下去，直到无声。那时章抱槐知道，那个同他一起被捕的同志被蚂蟥折腾死了。

躺在黑屋里的章抱槐身上那股雄性的血液一下子凝固了，全身冰冰凉凉的，他突然想起了弟弟章小或者江河水，他想要是江河水也面对着如此恐怖的场面他会怎么样？这个结一直结在章抱槐的心中，直到好多年以后才解开，那时他不太相信江河水能够忍受这种恐惧。幸运的是江河水没有被逮捕，他没能体会到这种筷刑给予目击者是一种怎样的摧毁。

自己将如何面对笞刑，躺倒在黑屋的章抱槐一次又一次追问着这个问题。可是笞刑却迟迟没有到来，他在无边的恐惧中熬过一天又一天，像一条狗似的在黑屋里爬过来爬过去。

那个白脸长官似乎把章抱槐遗忘了，除了一日三餐有人从墙壁的小孔里送进饭食，章抱槐再也看不到一个人，再也听不到一点声音，但是想起那笞刑的场面和那位同志惊恐万状的喊叫，章抱槐就全身瑟瑟发抖。黑屋里他既看不到阳光，也听不见风声，他活在巨大的惊慌和恐惧中，没有人帮他解脱，没有人给他鼓足勇气。他突然想起了那枚掉在粪坑里的银质十字架，仿佛看见一个高大的身影背负着那枚十字架对他说，跟着我吧，背上你所有的苦难和罪恶。

章抱槐被折磨得骨瘦毛长，被折磨得只剩一口气了，他所有的神经全都崩溃了，他不知道自己是谁，是章大还是章抱槐，是章铁才的儿子还是老湾的那棵樟树，是章小的哥哥还是斯美的情人，他怎么会被关进一间这样的黑屋，一个人活着怎么比死还难受。迷蒙中他看见自己突然变成了章玉官装扮的那个刘氏，披头散发跑过奈何桥和望乡台，然后是那个油滑山了，那个解鬼变成了章小，章小提着好几把铁叉凶狠地跟在他身后追着。他试着去攀油滑山，却怎么也爬不上去，脚底下是万丈深渊，坠下来他又要变成一个活鬼。章小的铁叉朝他射过来了，章小一边追上来一边说，你非得要过油滑山，过了油滑山就好了！章抱槐无处可逃，章抱槐大叫一声，用头拼力朝前面撞去。

他碰到的是那张铁门。

章抱槐睁了睁模糊不清的双眼，看见自己的身子站在铁门边，头上被刚才拼命的一撞，撞得血肉模糊，章抱槐终于尖叫起来，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章抱槐重又变成了一个自由的人，章抱槐站在那幢高高的大墙外，看见天空中的阳光惨白如尸布，笼罩和紧裹了他的身子。他的双眼被白晃晃的阳光刺得生痛。一排青鸟从他头顶掠过。他站在高墙下好久拉不开步子，他感觉到他的膝盖下全无知觉像一截假肢，他看见高墙上挂满蜘蛛网似的铁丝线，几片枯叶落在上面。

高墙下，魔影似的站着两个哨兵，章抱槐全身抖瑟了一下，突然看见在哨兵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仿佛在哪里见到过的身影，那个身影使章抱槐倏地坍塌。

是斯美。

斯美亭亭玉立站在黑森森的高墙外，看着蓬头垢面、满脸胡须、眼珠灰黄的章抱槐。章抱槐万万没有料到斯美会出现在这里，他没有挪步子，心如涨潮排山倒海般卷起风暴，斯美缓缓地朝他走过来，含情脉脉地注视着他。

章大，我来接你了。

章大？章抱槐嘴角边浮起一丝怪笑，喉结里发出一阵呼噜呼噜的响声。

离开时漏下来没来得及带走的，他提着那张脸谱满县城乱窜。

章抱槐本来想跑出县城的，那张脸谱在关键时刻可以替自己掩护，没想到却被一个士兵逮住了。那个士兵兴奋地向长官报告，抓到一个唱戏的，抓到了一个唱戏的。士兵们已经打了好久的仗了，疲惫不堪，他们想娱乐一阵子，可是除了章抱槐再也找不到一个戏子，他们就逼着章抱槐演一场独角戏。章抱槐就在戏台上把他演过的所有角色重新演了一遍，看得那些士兵们哈哈大笑。突然，章抱槐在观众席上看见了一个熟悉的面孔，他禁不住打了个冷战，一下子停了下来呆在戏台上一动不动。

观众席下，坐着那个白脸长官。

好久以后章抱槐才弄清楚那场血战的来历。就在他演独角戏的那个晚上，与白脸长官他们激战的对手是章小他们的部队，他们丢下了无数的尸体，在章小的带领下，从河岸边的一条小路辗转由老湾脱离了白脸长官他们的纠缠。他们在老湾屯兵休养了一天，然后跨过那座青石拱桥，朝西面的丛林里跋涉而去。章小的队伍离开老湾时，老湾的十几个木排佬放下了木排，跟着那个当年与他们在河道上打拼过的章小走了。

几十年后，那十几个木排佬除了章小外，一律变成了老湾后山上的一堆坟墓。墓地边树了一座高高的石碑，镌刻着那十几个排牯佬的名字。章抱槐偷偷地去看上一回，上面有他熟悉的章水生，就是那个带章小第一次放排的排牯佬。

一概垄断，势力波及全县，与本县党部书记、商会会长结为把兄弟，历届县长要么仰其鼻息，要么成其傀儡。

章抱槐被沈主任委任的就是这样一个县的县长，前任县长刚刚被削掉职务，还被王承国的手下往死里打了一顿，好在捡了条命离开了那个多事之县。

王承国诡秘阴险，常常担心被人暗算，深居简出，时刻不离保镖，也从不进入县城，历任县长上任必得先去拜他的码头。

章抱槐第一次去王承国所辖那个小镇，差点吓个半死。

那一日，在舞台上当过多次帝王，也当过县太爷的章抱槐回到现实中做起了真正的县长，舞台上的那个世界回到了他的现实生活中。章抱槐头戴一顶礼帽，手持一根文明棍，鼻梁上架着一副墨镜，坐一乘大轿去那个小镇拜会王承国。

距镇十里的样子，忽见路边站满一排高壮如牛的汉子，全都一脸杀气，直愣愣立于路两边，章抱槐吓了一跳，正要询问前面怎么回事，一个吊眼汉急急跑了上来，一个拱手，声如洪钟道：在下胡泼皮，奉王镇长之命，率众兄弟恭候章县长大驾光临！立于路边的一排汉子齐声应和，恭候章县长大驾光临！

响声如雷，摇山撼岳，章抱槐望望那些人全都目不斜视，面无笑容，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这哪是欢迎县长的架势，分明是给他一个下马威。章抱槐放下轿帘，挥挥手，示意继续前行。

那一排汉子也不相送，只一个个木头棍子似的站在原地。

行不到二华里，只见一道烟尘滚过，就斜刺里飞来十几匹高头大马，领前的一匹在章抱槐轿前百步开外落鞍滚下一个人来，单腿跪在地上与前面那个吊眼大汉说出同样的话来，章抱槐顺眼看去，十几匹马上坐着一色黑衣蓝裤的骑手，正朝章抱槐行着凶凶的注目礼。

章抱槐皱皱眉，放下轿帘，挥挥手，让轿子继续前行，额上早已渗出一层细汗。

那马队也不护送，个个提绳勒缰，向章抱槐行注目礼。

又前行了二华里，便听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章抱槐把头从轿里伸出来，看见道上站了黑压压的几百人队伍，这时，一个平头方脸，目光炯炯的汉子在几个保镖簇拥下老远抱拳朝章抱槐走来。

王承国说了句请章县长换轿，就见一顶华贵装饰令章抱槐瞠目的轿子从八个轿夫的肩上稳稳当当停在他的面前。

章抱槐在王承国不由分说的手势中弯腰进了那顶华贵大轿，他一坐下去的时候，屁股底下软绵绵的挤出了些什么东西，章抱槐龇了龇嘴，一动不敢动，用手朝屁股底下摸去，伸出来一看，原来坐垫底下灌满了污秽的粪便。章抱槐气得全身直打哆嗦，一直到了镇公所，他都下不了轿。

咬牙切齿的章抱槐发誓要治理这个羞辱他的土皇帝。